



青年原创书系

GUO QI GAO GUAN

杨剑茹 著

国企高管

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个有志青年成长的拼搏历程
一段肝胆相照的生死恋情
一曲花开花落的人生恋歌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GUO QI GAO GUAN

杨剑茹 著

国企高管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企高管 / 杨剑茹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34-2852-4

I. ①国…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571号

书 名： 国企高管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34-2852-4
作 者： 杨剑茹
责任编辑： 韩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政编码：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87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内容简介	1
人物档案	2
一：权利象征	4
二：考察项目	11
三：一锤定音	17
四：智者千虑	25
五：莫可奈何	31
六：良苦用心	37
七：一触即发	44
八：突击检查	52
九：楚河汉界	59
十：胸有成竹	67
十一：冰冻三尺	74
十二：重新洗牌	83
十三：举步维艰	93
十四：质量事故	105
十五：亡羊补牢	112
十六：生死与共	119
十七：临危授命	126
十八：同舟共济	139
十九：走马上任	152





二十：雪中送炭	163
二十一：领导关怀	173
二十二：正邪较量	184
二十三：肝胆相照	193
二十四：生死一念	208
二十五：针锋相对	218
二十六：运筹帷幄	233
二十七：欲擒故纵	246
二十八：明争暗斗	259
二十九：法网恢恢	272
三十：临终嘱托	290
三十一：债台高筑	304
三十二：重大决定	312
三十三：人在江湖	318
三十四：香消玉殒	325
三十五：生离死别	332
三十六：梦在天涯	339





内容简介

他经历了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大型企业集团高管的奋斗历程，在职场白领中也许他是佼佼者幸运者，但同时不幸又时刻伴随着他。有成功的喜悦，更有茫然的苦涩。收获职场经验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现实的无奈，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充满艰辛和坎坷。他有一个相濡以沫的妻子，但却失去了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但却做出了有违常理的选择。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个有志青年成长的拼搏历程，一段肝胆相照的生死恋情，一曲花开花落的人生恋歌。





人物档案

阳啸——青岛瑞风集团副总经理。曾任鲁西棉纺厂副厂长，织物公司总经理，鲁风集团常务副总。管理学硕士。

秦朝——鲁西大学党委书记，曾任鲁西县长，县委书记，鲁西市常务副市长。

梁相——鲁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凡歌——鲁西检察院院长，政法委副书记。

张良——鲁西人民医院业务院长，外科专家。张红玉哥哥。

张静——鲁西法院副院长，张良爱人。

许晴——中美合资企业董事长，曾任南阳市织物总公司总经理。管理学硕士

王风——鲁西县政府调研员，曾任工业局长，棉纺厂厂长。

寒剑——鲁西县长，曾任棉纺厂副厂长，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刘震——鲁风集团总经理，曾任棉纺厂副厂长，厂长。

章崇——鲁西棉纺厂办公室主任。

刘贵——鲁西棉纺厂设备科长，总工程师。

高成——鲁西棉纺厂技术科长。

童玲——鲁风集团，棉花总公司总经理。

强虹——鲁风集团，织物总公司总经理。

范宁——鲁风集团，棉纺总公司总经理。

刘玉玺——鲁风集团副总经理，曾任棉纺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织物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刘大道——鲁西织物总公司副总经理，因贪污受贿，被双规。



荣世成——鲁风集团党委成员、副总经理,曾任鲁西棉花公司总经理,因违纪,被双规。

高广有——鲁西棉花公司总经理,曾任棉花公司副总经理,因贪污受贿,被双规。

沈主席——鲁西棉纺厂工会主席。

李书记——鲁西棉纺厂纪检书记。

韩建国——鲁风集团总经理助理,曾任棉纺厂业务部长,织物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赵同水——鲁西县人大主任,曾任棉纺厂党委书记,部队转业干部。

方正人——鲁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棉纺厂党委副书记,书记。

郑大姐——阳啸妈妈,抗日老战士。

阳翠——阳啸女儿,大学生。





一：权利象征

王风在省里刚刚开完全省先进企业年终表彰大会，一刻也没有停留，便急匆匆赶回鲁西市。他坐在小车里，将头靠在座椅的靠背上，一脸的春暖花开，非常惬意。刚才颁奖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张副省长将奖牌亲自送到自己的手上，握住自己的手鼓励，希望再接再厉，创造更大的成绩。那一刻众多的媒体记者把镜头对准自己，咔嚓、咔嚓——按动了快门。明天的各大报纸和新闻节目里将映现自己的身影——。他的感觉太好了，这无疑又是一种知名度、人气、人脉等无形资产的大提升。

鲁西棉纺厂是鲁西市最大的国有纺织企业，有十亿多资产，八万纱锭，一万多干部职工，是一大型企业。在九十年代鼎盛时期，年利税超过三千万元，在全省纺织行业名列前茅。尤其在鲁西这贫困地区，又是产棉区，是首屈一指的支柱企业。无论地方还是区域经济政策方面都给予鲁棉很大的支持和倾斜。

所以鲁棉的一把手厂长王风，不但享受正县级待遇，说话也是腰板挺直、财大气粗，下边的头头脑脑也跟着水涨船高，阳啸这个设备科的副科长也享受副科（局）级待遇。从部队团级职位上转业到鲁棉的赵同水就更不用说了，自然也是市里最牛的企业党委书记。鲁棉地处鲁西县境内，由于受管理体制所限，虽然在行政管理方面隶属于地方，但是在业务管理上还受行业上级部门——市纺织工业局领导。这样的双重领导体制给隶属于棉产区的大中型纺织企业带来很大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限制和约束了这些重点企业的横向联合，显露出诸多体制上的弊端。





周一上午八点三十分，鲁棉召开中层以上干部调度例会。

在鲁棉办公大楼的三楼，中间有一个大会议室，椭圆形大会议桌摆在会议室中间，一圈仿古大漆的实木椅子摆放的整齐有序。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几年来上级各部门颁发的各种证牌和锦旗：《优秀纳税大户》《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设备管理先进单位》《企业管理先进单位》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鲁棉正处在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八点二十五分，鲁棉四十位中层以上干部准时进入大会议室，按左边科室、右边车间的习惯落坐。

王风厂长腆着将军肚，坐在圆桌东头的首位，这位昔日鲁西工业局长此时正春风得意马蹄疾，几年来坐稳了全市最大纺织企业一把手的交椅。下一个目标是鲁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在他看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县委主要领导已经许愿于他，只要换届前鲁棉不出大问题，他就等着走马上任。

他威严的扫视一下自己左右的几位部下，最后把目光落在二把手方正人的脸上，在鲁棉只有他是自己真正的对手。

方正人四十有二，调来之前是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上级有意识加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将他派来当副书记、副厂长。在王风看来，这是县委某领导人对自己不信任，派来监视自己的钉子。王风微微一撇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心说，鲁棉这块地盘姓王，别人来指手划脚是不行的。

右下首坐的是党委书记赵同水，在王风眼里此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一介武夫，能成什么大事！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嘛！不过表面文章还要做的，看上去十分尊重这位耿直豁达、口无遮拦的老同志：一是给大家一个班子团结好印象；二是没必要激怒他，免得使他（攘）摆出几句不中听的话来让自己下不来台。

分管工青妇和人事工作的寒剑副厂长坐在赵同水的下首，对这个女人王风高看一眼。寒剑原来是一个乡镇的党委副书记。作为知识青年，她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从首都北京来到老家鲁西，一干就是十几年，还真让她干出了名堂。凭她的实干精神，很快就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重用，成为鲁西为数不多的局级女干部之一。





鲁棉筹建时县委把她调来参与管理这个女工占百分之八十的大企业，充分体现县委对她的信任和重用。

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刘震和方正人相邻而坐。刘震和阳啸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刘震是从普通工人一步步走到今天岗位上的。

阳啸挨着生产科长范宁坐在会议桌的中间，不显山不露水。他非常清楚，在这四十位正科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之所以今天能坐在这里是因为科长刘贵身体欠佳，在家里养病所致。设备科长刘贵原本是县里一家企业的副厂长，王风的老部下，县里为数不多的机械工程师。组建鲁棉时，王风把他要来当上设备科长，提了半个格。他也本想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怎奈身体不当家，隔三差五的闹病，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刘贵担心自己英年早逝，梦断它乡，所以有病就养，小病大养。

因和王风私交甚好，鉴于他的身体状况，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设备科有三位副科长，阳啸排在其他两位副科长前边，因此半年多前阳啸就行使起科长的权利来。对此名不正言不顺的做法阳啸很不情愿，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寒剑，作为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寒剑在党委会上曾对此提出过异议，认为不符合组织原则，这样不明不白很难大胆开展工作，放不开手脚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但王风有他的想法，说目前不适宜调整班子。就把此事搁置下来。实际上他是想给刘贵留住这一席之地。但对阳啸来说却是一件很窝心、很难办的事情：即不是正科长又不是代理科长，还要搞好科里的工作，他明白，这就是真正的“短期行为”。

阳啸一想到顶头上司刘贵就窝心，早上自己刚在办公桌前坐定，就接到刘贵从家中打来的电话告诫自己：关于气流纺项目的问题，不要再发表意见，大老板不赞成这个方案，先把对错放在一边，同大老板保持一致是关键，你的话即代表我又代表整个设备口，不要再给咱们找麻烦。什么叫把对错放一边？简直就是没有原则性嘛！

今天的会议还是老三样：听取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分管领导安排工作，最后由一把手作总结。一个钟头便走完全过程，阳啸长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千篇一律的唱一出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是这几样老



玩意、几句话。真事、实事到不了桌子面上，没劲！大家准备抬屁股走人，突然办公室主任章崇站起来宣布：生产科、技术科、设备科、新产品开发科长留下，其余散会。阳啸愣了一下，望着范宁，他冲阳啸摇摇头。该走的都走了，会场上只剩下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厂级领导。方正人咳嗽一下，清清嗓子说道：

“今天再讨论一下上气流纺项目可行性，大家各抒己见，把各自的观点摆到桌子面上来，不要在下面议论。”

方正人的话语中带出了火药味。王风瞥了他一眼，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把茶杯往桌子上放去，就在这时章崇上前一步，把手掌伸到茶杯底下接住还没有落地的杯子，提起暖瓶倒上开水，然后轻轻的放在王风的面前，后退一步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党委会上已经讨论几次，大家的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主要是王风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这个项目需要一笔资金，目前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而是王风想把这笔资金用在建设家属楼上面，这对于王风来说是个名利双收的好事儿，可谓一举两得。解决干部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这可以赢得民心，关键是从建筑商手上能拿到一份数目可观的“好处费”。还可以搂草打兔子——捎带着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弄几套房子住，这么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方正人是主上派，他曾多次同市里的纺织专家探讨企业向纵深发展的问题，通过考察和多方面论证，上气流纺纱机组是最佳的技术改造方案。他在党委会上提出过两次，都被王风给否决掉。昨天他又和王风交换了意见，王风得知方正人的观点得到县里和市里领导的支持之后，便当即表表态在今天的会议上大家研究、讨论一下，如果大家都赞同的话，他没有意见。王风的话让方正人感到有些突然，他没有想到王风的转变如此之快。

方正人说罢，会场上出现短暂的沉默之后，刘震首先发言：

“我的意见是不急于上项目：一，目前的生产任务很饱满，21支棉纱的市场供不应求，客户带着钱在厂招待所等货，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扩大市场，争取更大的利润。二，当前干部职工的住房问题成为焦点，几十位中层以上的干部，不，不只他们，咱们厂级干部都享受副县级





国企高管

待遇，大家还紧紧巴巴的挤在三间平房里。应该考虑一下大家的生活问题，我看不只是我自己在这样想吧？”

刘震望着在坐的大家，他相信自己话是有影响力的。王风不动声色的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然而，寒剑却有不同见解，她用右手向后拢一下散落在额头上秀发，胸有成竹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听起来刘厂长说的似乎不无道理，但我却不能等同这个观点，这是一种小富即安的思想，满足于现状的思想。如果我们两眼仅仅盯着眼前这几米远，而没有长足打算的话，企业早晚有一天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想一想，企业一旦缺乏发展的后劲和动力而走向恶性循环的话，又能支持多久？这样的例子我们周围已屡见不鲜。所以我赞成方厂长的观点，抓紧上气流纺，给企业注入更大活力。”

寒剑观点明确、一杆子到底。方正人点点头，投过去赞赏的目光。大家一看，一上来两位副厂长就顶上牛，这次调度会又充满了火药味儿。章崇一看是该自己表现一把的时候了，想到开会前王风对自己暗示，便定定神儿，慢吞吞地说道：

“我看建宿舍楼是上策！解决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才是当务之急，才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否则大家闹起情绪，不正经干事情，那样咱企业才面临着危险呢！”

章崇的几句话一下子戳到赵同水的肺管子上：

“扯淡！”赵同水一对大眼珠子瞪着章崇呵斥道：“不住楼房大家就不正经干事情？住平房就是下策？老子当年在边境线上趴的是雪窝子，啃的是冷窝头，照你的说法干的不是正经事情？保家卫国是下策？纯属混蛋逻辑！亏你还当过兵，你那个什么参谋是冒牌的吧！”

章崇万没想到自己一句话捅翻了马蜂窝，马上陪起笑脸：

“赵书记，咱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赵同水冷哼一声，不再搭理他。感到十分费解，这种人怎么当的兵？当年征兵的人肯定是吃了他的好处。

方正人对在坐的几位科室负责人说道：

“你们几个有什么意见，抓紧谈谈。”





他把目光落在阳啸的脸上，作为全厂专用设备负责人，应该说阳啸是最有发言权的。阳啸的目光同方正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是气流纺纱项目的支持者，只是感到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阳啸发现寒剑在注视着自己，仿佛在说，你这一票也很关键！阳啸将手中的钢笔放在桌子上，合上笔记本，看看大圆桌顶头的王风，他正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好似在说：今天有你说话的份吗？然而适得其反，这更激发了阳啸那倔强的耿直个性：

“我同意方厂长、寒厂长的观点，上气流纺项目是正确的，有前瞻性，咱们周边地区相继增加了几家箭杆自动织机厂，对负10支棉纱的需求量很大，根据省市外纺的信息，出口量也不小，同时正好利用咱们产棉区的优势，把价格低廉的低级棉配纺进去，利润是很可观的。我们现有设备陈旧，不能适应更广泛的产品，存在着致命的局限性，如果能上四台气流纺纱机的话，我想——”

“谁让你想的？”王风黑着脸蛋子打断阳啸的话：“谁给你的权利去考察气流纺？本职工作你都做不好竟还有时间搞闲篇子，你知道吗？刘贵不在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吗？！”

王风一连几个问号把阳啸扣住。阳啸的脸涨的通红，满脸的委屈，用眼睛瞟着方正人，心里老大的不快。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他还是不想在这种场合下同一把手发生冲突，他只能如此解释：

“是方厂长让我想的，这是他给我布置工作中的一部分，不是空穴来风、肆意捏造——”他现在只巴望着方正人站出来替自己说句公道话。

王风很不耐烦的冲他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语，看得出来，如果阳啸再继续说下去的话，有被赶出会议室之势。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过了一会儿，方正人才开口说道：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他对技术科长和生产科长说道。

此刻阳啸心底升起一股失落感，忍气吞声的盯着对面墙上那块自己从市里抱回来的“设备管理先进单位”的奖牌发愣。大家没有再发言，王风看了方正人一眼：

“老方，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散会。”





国企高管

说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摇一晃走出会议室。章崇马上端起王风的水杯紧跟在王风的身后走出会议室。

这个结局在寒剑意料之中。走出会议室之后，她冲阳啸做了一个手势，阳啸会意的点一下头。方正人十分不痛快，拿起桌子上的硬皮笔记本，在手上拍了两下，摇摇头，冲赵同水无可奈何的露出一丝苦笑。赵同水走过来颇为同情地说道：

“算了吧，你已经尽力，给大家修建宿舍楼有什么不好。”

方正人万般无奈地自言自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他娘的企业走上下坡路，你王风哭都来不及。

“何谓远虑？过了年谁来当这个厂长还不一定哩？他要这远虑有什么用！这近忧吗？那就更不值得了。”

赵同水笑方正人过于迂腐，心说，你斗不过王风，心眼差了半截子。



二：考察项目

阳啸来到寒剑的办公室里。寒剑倒上一杯水，递到阳啸手中，乐哈哈地说道：

“咋啦，蔫了？你呀，不是我说你，啥时候能改改你这耿直脾气，别让人当枪使！方正人正想让你出来替他打一炮哩，你就立马装炸药。王风就是想拿你开刀，震一震方正人等人，而你就当仁不让的站出来当靶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寒剑这一分析，阳啸大有上当之感，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寒厂长，我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分析，方厂长的观点都是站的住脚的，我就不明白王厂长怎么会这样——”

“好啦，不要再谈这个问题，明天建委就派人来勘察场地，再谈这件事情还有意义吗？干好你的工作，这段时间里不要出问题，等过了年调整班子时好争取给你扶正。”寒剑提醒阳啸。

听到这里阳啸苦笑一下，心说，只要刘贵不死，科长的位子就没戏！刘贵一年多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于将两只眼睛都闭上，自己还有必要给他当这个垫脚石吗？想到此不由萌生了跳槽的想法，他盯着寒剑说道：

“给我换一个地方吧？”

寒剑望着眼前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半天没有说话，她感觉到阳啸还不太适应官场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这种环境，恶劣的环境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冲过疾风暴雨之后，你就能看到美丽的彩虹。但是很多人都畏惧它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她深邃的目光里透露出关爱的神色，慢悠悠地说道：





“我看你还是干一段时间再说，机遇往往是在你放弃之后出现，现在是考验你的韧劲和耐力的时候。”

寒剑一番话，使阳啸那颗本已浮动的心又镇定下来。他厌烦王风，方正人，刘震等人的矛盾旋涡而把自己也卷了进去，他不愿意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

“好吧，我听你的。”

他佩服寒剑的远见卓识，看问题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出设备科也许真有点不合适。但是今天调度会上自己挨的这两鞭子，确实让阳啸有点窝心。他无精打采的离开寒剑的办公室向楼下走去，正走到楼梯口时，方正人迎面走过来，两个人走个对头，方正人看了阳啸一眼，欲言又止。阳啸却没有停顿的意思，径直向楼下走去。这个一直被阳啸非常尊重的领导，今天会议上的表现使阳啸(带)非常失望。

十个月之后，鲁棉家属楼竣工。一层四个单元，四层32户。王风没有按先期制定的分配方案分配住户，因为僧多粥少分不过来。全厂的头头脑脑们大眼瞪小眼的盯着这栋楼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全厂中层以上的干部近50人，王风还要拿出几套房子照顾市县里的关系和自己的亲属，这下子分房便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焦点。王风颇感头疼，闹不好就会出乱子，现在人们的思想可不比从前，动不动就是上告、上访。王风的谋士们也出了不少点子：什么论资排辈，按级别走啦，什么按年龄职务评分等等，都没有被王风所采纳。

他冥思苦想，憋了整整两天，终于琢磨出一个最简单而且也最有效的办法：抓阄！抓到你就拣着，抓不着你就认倒霉，这叫听天由命，让上帝来决定吧。这看似很公正但也绝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王风在“阄”上做了手脚，让那些他所谓不应该抓着的人绝对抓不上！像阳啸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没戏。好在阳啸有思想准备，他本就不奢望那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自己的份儿。能有眼前这几十平方米的房子住着他 and 爱人张红玉已心满意足。用张红玉的话说：争那些干啥？怪累的，不是你的争也没用，是你的到时候自然就会来。话虽这样说，阳啸还是有点心理不平衡，自己毕竟也是设备科主持工作的领导，难道说就该有责、有权